南史/卷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四 ◄

南史
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

► 卷七十六

陶潛 宗少文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杜京產

《易》有君子之道四焉，語默之謂也。故有入廟堂而不出，徇江湖而永歸。隱避紛紜，情跡萬品。若道義內足，希微兩亡，藏景窮巖，蔽名愚谷，解桎梏於仁義，示形神於天壤，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。故堯封有非聖之人，孔門謬雞黍之客。次則揚獨往之高節，重去就之虛名。或慮全後悔，事歸知殆，或道有不申，行吟山澤，皆用宇宙而成心，借風雲以爲氣。求志達道，未或非然，故須含貞養素，文以藝業。不爾，則與夫樵者在山，何殊異也。若夫陶潛之徒，或仕不求聞，退不譏俗；或全身幽履，服道儒門；或遁跡江湖之上，或藏名巖石之下，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。今並綴緝，以備《隱逸篇》焉。又齊、梁之際，有釋寶志者，雖處非顯晦，而道合希夷，求其行事，蓋亦俗外之徒也。故附之云。

陶潛

陶潛，字淵明，或云字深明，名元亮[1]。尋陽柴桑人，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。少有高趣，宅邊有五柳樹，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：

先生不知何許人，不詳姓字。閒靜少言，不慕榮利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每有會意，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而家貧不能恒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，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。

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，裋褐穿結[2]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，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

其自序如此。蓋以自況，時人謂之實錄。

親老家貧，起為州祭酒，不堪吏職，少日自解而歸。州召主簿，不就，躬耕自資，遂抱羸疾。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餒有日矣，道濟謂曰：「夫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，有道則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。」對曰：「潛也何敢望賢，志不及也。」道濟饋以粱肉，麾而去之。

後為鎮軍、建威參軍，謂親朋曰：「聊欲弦歌，以為三徑之資，可乎？」執事者聞之，以為彭澤令。不以家累自隨，送一力給其子，書曰：「汝旦夕之費，自給為難，今遣此力，助汝薪水之勞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」公田悉令吏種秫稻，妻子固請種粳，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，五十畝種粳。

郡遣督郵至縣，吏白應束帶見之。潛歎曰：「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。」即日解印綬去職，賦歸去來以遂其志，曰：

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既自以心為形役兮，奚惆悵而獨悲。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。實迷塗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。舟遙遙以輕揚，風飄飄而吹衣，問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乃瞻衡宇，載欣載奔，僮僕歡迎，弱子候門[3]。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，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壺觴而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，倚南窗而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。園日涉而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。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景翳翳其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。

歸去來兮，請息交以絕遊，世與我而相遺，復駕言兮焉求。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，農人告餘以春及，將有事於西疇。或命巾車[4]，或棹扁舟，既窈窕以窮壑，亦崎嶇而經丘。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，善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已矣乎，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，胡為遑遑欲何之。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芸耔。登東皋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，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。

義熙末，徵為著作佐郎，不就。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，不能致也。潛嘗往廬山，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裏要之。潛有腳疾，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。及至，欣然便共

飲酌，俄頃弘至，亦無忤也。

先是，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，在尋陽與潛情款。後為始安郡，經過潛，每往必酣飲致醉。弘欲要延之一坐，彌日不得。延之臨去，留二萬錢與潛，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。嘗九月九日無酒，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。逢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

潛不解音聲，而畜素琴一張。每有酒適，輒撫弄以寄其意。貴賤造之者，有酒輒設。潛若先醉，便語客：「我醉欲眠卿可去。」其真率如此。郡將候潛，逢其酒熟，取頭上葛巾漉酒，畢，還復著之。潛弱年薄宦，不潔去就之跡。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，自宋武帝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皆題其年月。義熙以前，明書晉氏年號，自永初以來，唯云甲子而已。與子書以言其志，並為訓戒曰：

吾年過五十，而窮苦荼毒。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。自量為己，必貽俗患。僶俛辭事[5]，使汝幼而饑寒耳。常感孺仲賢妻之言，敗絮自擁，何慚兒子。此既一事矣。但恨鄰靡二仲，室無萊婦，抱茲苦心，良獨罔罔。少來好書，偶愛閑靖，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歡爾有喜。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意淺識陋，日月遂往，疾患以來，漸就衰損。親舊不遺，每有藥石見救，自恐大分將有限也。汝輩幼小，家貧無役，柴水之勞，何時可免。念之在心，若何可言。然雖不同生，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。鮑叔、敬仲，分財無猜，歸生、伍舉，班荊道舊，遂能以敗為成，因喪立功。佗人尚爾，況共父之人哉。潁川韓元長，漢末名士，身處卿佐，八十而終，兄弟同居，至於沒齒。濟北氾幼春[6]，晉時操行人也。七世同財，家人無怨色。詩云：「高山景行」，汝其慎哉。又為命子詩以貽之。

元嘉四年，將復徵命，會卒。世號靖節先生。其妻翟氏，志趣亦同，能安苦節，夫耕于前，妻鋤于後云。

宗少文

宗少文[7]，南陽涅陽人也。祖承，宜都太守。父繇之，湘鄉令。母同郡師氏，聰辯有學義，教授諸子。

少文善居喪，為鄉閭所稱。宋武帝既誅劉毅，領荊州，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：「今日何施而可？」永曰：「除其宿釁，倍其惠澤，貫敘門次，顯擢才能，如此而已。」武帝

納之，乃辟少文為主簿，不起，問其故。答曰：「棲丘飲穀，三十餘年。」武帝善其對而止。

少文妙善琴書圖畫，精於言理，每遊山水，往輒忘歸。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，未嘗不彌日也。乃下入廬山，就釋慧遠考尋文義。兄臧為南平太守，逼與俱還，乃於江陵三湖立宅，閒居無事。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，驃騎道憐命為記室參軍，並不就。

二兄早卒，孤累甚多，家貧無以相贍，頗營稼穡。人有餉遺，並受之。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，又數致餼賚。後子弟從祿，乃悉不復受。武帝開府辟召，下書召少文與雁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，皆不起。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征，並不應。妻羅氏亦有高情，與少文協趣。羅氏沒，少文哀之過甚，既乃悲情頓釋，謂沙門釋慧堅曰：「死生之分，未易可達，三復至教，方能遣哀。」衡陽王義季為荊州，親至其室，與之歡宴，命為諮議參軍，不起。好山水，愛遠遊，西陟荊、巫，南登衡嶽，因結宇衡山，欲懷尚平之志。有疾還江陵，歎曰：「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難遍睹，唯澄懷觀道，臥以遊之。」凡所遊履，皆圖之於室，謂之「撫琴動操，欲令眾山皆響」[8]。古有金石弄，為諸桓所重，桓氏亡，其聲遂絕，唯少文傳焉。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。少文孫測，亦有祖風。

測字敬微，一字茂深，家居江陵。少靜退，不樂人間。歎曰：「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，先哲以為美談，餘竊有惑。誠不能潛感地金，冥致江鯉，但當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。孰能食人厚祿，憂人重事乎？」

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，不起，測答府云：「何為謬傷海鳥，橫斤山木。」母喪，身自負土，植松柏。嶷復遣書請之，辟為參軍。測答曰：「性同鱗羽，愛止山壑，眷戀松雲，輕迷人路。縱宕岩流，有若狂者，忽不知老至。而今鬢已白，豈容課虛責有，限魚鳥慕哉。」[9]

永明三年，詔征太子舍人，不就。欲游名山，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。測長子賓宦在都，知父此旨，便求祿還為南郡丞，測遂付以家事[10]。刺史安陸王子敬、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，測無所受，齎老子，莊子二書自隨。子孫拜辭悲泣，測長嘯不視，遂往廬山，止祖少文舊宅。

魚復侯子響為江州，厚遣贈遺。測曰：「少有狂疾，尋山采藥，遠來至此，量腹而進松術，度形而衣薜蘿，淡然已足，豈容當此橫施。」子響命駕造之，測不見。後子響不告

而來，奄至所住，測不得已，巾褐對之，竟不交言。子響不悅而退。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，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，又貽書曰：「昔人有圖畫僑、劄，輕以自方耳。」王儉亦雅重之，贈以蒲褥筍席。

頃之，測送弟喪還西，仍留舊宅永業寺，絕賓友，唯與同志庾易、劉虯、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。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鎮[11]，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。測笑曰：「貴賤理隔，何以及此。」竟不答。建武二年，徵為司徒主簿，不就，卒。

測善畫，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郭上，坐臥對之。又畫永業佛影台，皆為妙作。好音律，善易、老，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。嘗遊衡山七嶺，著衡山、廬山記。尚之字敬文[12]，亦好山澤，徵辟一無所就，以壽終。

彧之字叔粲，少文從父弟也。早孤，事兄恭謹。家貧好學，雖文義不逮少文，而真澹過之。徵辟一無所就。宋元嘉初，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，三詣彧之。每辭疾不見，告人曰：「我布衣草萊之人，少長壟畝，何宜枉軒冕之客。」子真還，表薦之，又不就征。卒於家。

沈道虔

沈道虔，吳興武康人也。少仁愛，好老、易，居縣北石山下。孫恩亂後饑荒，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裏，為立宅臨溪，有山水之玩。時復還石山精廬，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，困不改節。受琴于戴逵，王敬弘深貴重之。郡州府凡十二命，皆不就。

有人竊其園菜者，外還見之，乃自逃隱，待竊者去後乃出。人又拔其屋後大筍，令人止之，曰：「惜此筍欲令成林，更有佳者相與。」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，盜者慚不取，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。常以捃拾自資，同捃者或爭穊，道虔諫之不止，悉以其所得與之。爭者愧恧，後每爭輒云：「勿令居士知」[13]。冬月無復衣，戴顒聞而迎之，為作衣服，並與錢一萬。及還，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。

鄉里少年相率受學，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。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，受業者咸得有成。宋文帝聞之，遣使存問，賜錢三萬，米二百斛，悉供孤兄子嫁娶。征員外散騎侍郎，不就。

累世事佛，推父祖舊宅為寺。至四月八日每請像，請像之日，輒舉家感慟焉。

道虔年老菜食，恒無經日之資，而琴書為樂，孜孜不倦。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。卒。子慧鋒，修父業，不就州辟。

孔淳之

孔淳之，字彥深，魯人也。祖惔，尚書祠部郎。父粲，秘書監征，不就。

淳之少有高尚，愛好墳籍，為太原王恭所稱。居會稽剡縣。性好山水，每有所遊，必窮其幽峻，或旬日忘歸。嘗遊山，遇沙門釋法崇，因留共止，遂停三載。法崇歎曰：「緬想人外三十年矣，今乃傾蓋於茲，不覺老之將至也。」及淳之還，乃不告以姓。除著作佐郎、太尉參軍，並不就。

居喪至孝，廬於墓側。服闋，與征士戴顒、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，又申以婚姻。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，遂以烏羊系所乘車轅，提壺為禮。至則盡歡共飲，迄暮而歸。或怪其如此，答曰：「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。」

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，使謂曰：「苟不入吾郡，何為入吾郭？」淳之笑曰：「潛遊者不識其水，巢棲者非辯其林，飛沈所至，何問其主。」終不肯往。茅室蓬戶，庭草蕪徑，唯床上有數帙書。元嘉初，復徵為散騎侍郎，乃逃于上虞縣界，家人莫知所在。弟默之為廣州刺史，出都與別，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，即日命駕東歸，遂不顧也。元嘉七年卒。

默之儒學，注谷梁春秋。默之子熙先，事在范曄傳。

周續之

周續之，字道祖，雁門廣武人也。其先過江，居豫章建昌縣。續之八歲喪母，哀戚過於成人，奉兄如事父。豫章太守范甯于郡立學，招集生徒，遠方至者甚眾。續之年十二，詣甯受業。居學數年，通五經、五緯，號曰十經，名冠同門，稱為顏子[14]。既而閒居讀老、易，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。時彭城劉遺人遁跡廬山[15]，陶深明亦不應徵命，謂之尋陽三隱。劉毅鎮姑孰，命為撫軍參軍，征太學博士，並不就。江州刺史每相招請，

續之不尚峻節，頗從之遊。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，因為之注。

武帝北討，世子居守，迎續之館于安樂寺，延入講禮，月餘復還山。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，俄辟太尉掾，不就。武帝北伐，還鎮彭城，遣使迎之，禮賜甚厚，每曰：「真高士也」。尋復南還。武帝踐阼，復召之。上為開館東郭外，招集生徒，乘輿降幸，並見諸生，問續之禮記「傲不可長」、與我九齡「射於矍圃。」之義，辯析精奧，稱為名通。

續之素患風痹，不復堪講，乃移病鍾山。景平元年卒。通毛詩六義及禮論，注公羊傳，皆傳於世[16]。無子。兄子景遠有續之風。

戴顒

戴顒字仲若，譙郡銍人也。父逵，兄勃，並隱遁有高名。顒十六遭父憂，幾於毀滅，因此長抱羸患。以父不仕，復修其業。父善琴書，顒並傳之。凡諸音律，皆能揮手。會稽剡縣多名山，故世居剡下。顒及兄勃並受琴于父，父沒，所傳之聲不忍復奏，各造新弄。勃制五部，顒制十五部，顒又制長弄一部，並傳於世。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，勃等方進豆粥，綏曰：「聞卿善琴，試欲一聽。」不答，綏恨而去。

桐廬縣又多名山，兄弟復共游之，因留居止。勃疾，患醫藥不給。顒謂勃曰：「顒隨兄得閒，非有心於語默，兄今疾篤，無可營療，顒當幹祿以自濟耳。」乃求海虞令，事垂行而勃卒，乃止。桐廬僻遠，難以養疾，乃出居吳下。吳下土人共為築室，聚石引水，植林開澗，少時繁密，有若自然。乃述莊周大旨，著逍遙論、注禮記中庸篇[17]。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，要其同遊野澤，堪行便去，不為矯介，眾論以此多之。

宋國初建、元嘉中徵，並不就。衡陽王義季鎮京口，長史張邵與顒姻通，迎來止黃鵠山，山北有竹林精舍，林澗甚美，顒憩於此澗。義季亟從之遊，顒服其野服，不改常度。為義季鼓琴，並新聲變曲；其三調遊弦、廣陵、止息之流，皆與世異。文帝每欲見之，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：「吾東巡之日，當宴戴公山下也。」以其好音，長給正聲伎一部。顒合何嘗、白鵠二聲以為一調，號為清曠。

自漢世始有佛像，形制未工，逵特善其事，顒亦參焉。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，既成，面恨瘦，工人不能改，乃迎顒看之。顒曰：「非面瘦，乃臂胛肥耳。」及減臂胛，瘦患即除，無不嘆服。十八年卒，無子。景陽山成，顒已亡矣。上歎曰：「恨不得使戴

顒觀之。」

翟法賜

翟法賜，尋陽柴桑人也。曾祖湯，祖莊，父矯，並高尚不仕，逃避徵辟。法賜少守家業，立室廬山頂。喪親後，便不復還家，不食五穀，以獸皮及結草為衣，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。徵辟一無所就。後家人至石室尋求，因復遠徙，違避徵聘，遁跡幽深，卒於岩石間。

雷次宗

雷次宗，字仲倫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少入廬山，事沙門釋慧遠，篤志好學，尤明三禮、毛詩。隱退不受徵辟。

宋元嘉十五年，徵至都，開館於雞籠山，聚徒教授，置生百餘人。會稽朱膺之、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。時國子學未立，上留意藝文，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，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，凡四學並建。車駕數至次宗館，資給甚厚。久之，還廬山，公卿以下並設祖道。後又征詣都，為築室於鍾山西岩下，謂之招隱館，使為皇太子、諸王講喪服經。次宗不入公門，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。二十五年，卒於鍾山。子肅之頗傳其業。

郭希林

郭希林，武昌人也。曾祖翻，晉世高尚不仕。希林少守家業，徵召一無所就，卒。子蒙亦隱居不仕。

劉凝之

劉凝之，字隱安，小名長生[18]，南郡枝江人也。父期公，衡陽太守。兄盛公，高尚不仕。

凝之慕老萊、嚴子陵為人，推家財與弟及兄子，立屋於野外，非其力不食。州裏重其行，辟召一無所就。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，遣送豐麗，凝之悉散之屬親。妻亦能不慕榮華，與凝之共居儉苦。夫妻共乘蒲笨車，出市買易，周用之外，輒以施人。為村裏所誣，一

年三輸公調，求輒與之。又嘗有人認其所著屐[19]，笑曰：「僕著已敗，令家中覓新者備君。[20]」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，送還不肯復取。

臨川王義慶、衡陽王義季鎮江陵，並遣使存問。凝之答書頓首稱僕[21]，不為百姓禮，人或譏焉。凝之曰：「昔老萊向楚王稱僕，嚴陵亦抗禮光武，未聞巢、許稱臣堯、舜。」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。荊州年饑，義季慮凝之餒斃，餉錢十萬。凝之大喜，將錢至市門，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，俄頃立盡。

性好山水，一旦攜妻子泛江湖，隱居衡山之陽，登高嶺，絕人跡，為小屋居之。采藥服食，妻子皆從其志。卒年五十九。

龔祈

龔祈字孟道[22]，武陵漢壽人也。從祖玄之，父黎人，並不應徵辟[23]。祈風姿端雅，容止可觀。中書郎範述見之歎曰：「此荊楚之仙人也。」自少及長，徵辟一無所就。時或賦詩，而言不及世事。卒年四十二。

朱百年

朱百年，會稽山陰人也。祖凱之，晉左衛將軍。父濤，揚州主簿。

百年少有高情，親亡服闋，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，伐樵采箬為業，每以樵箬置道頭，輒為行人所取[24]，明旦已復如此，人稍怪之，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，須者隨其所堪多少，留錢取樵箬而去。或遇寒雪，樵箬不售，無以自資，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，天晴迎之。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尺，好飲酒，遇醉或失之。頗言玄理，時為詩詠，往往有高勝之言。隱跡避人，唯與同縣孔覬友善[25]。覬亦嗜酒，相得輒酣對盡歡。

百年室家素貧，母以冬月亡，衣並無絮，自此不衣綿帛。嘗寒時就覬宿，衣悉夾布，飲酒醉眠，覬以臥具覆之，百年不覺也。既覺，引臥具去體，謂覬曰：「綿定奇溫。」因流涕悲慟，覬亦為之傷感。除太子舍人，不就。顏竣為東揚州，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，不受。

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，為衣冠所重。竣餉吟米二百斛，吟亦辭之。

百年卒山中。蔡興宗為會稽太守，餉百年妻米百斛。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，時人美之，以比梁鴻妻。

關康之

關康之，字伯愉，河東楊人也。世居京口，寓屬南平昌[26]。少而篤學，姿狀豐偉。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，康之與友善。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，見其散發被黃布帔，席松葉，枕一塊白石而臥，了不相眄。延之等咨嗟而退，不敢幹也。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，康之申王難顧，遠有情理。又為毛詩義，經籍疑滯，多所論釋。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，妙盡其能。徵辟一無所就，棄絕人事，守志閒居。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，與質俱下至赭圻，病卒，瘞于水濱。康之時得病小差，牽以迎喪，因得虛勞病，寢頓二十餘年。時有閑日，輒臥論文義。

宋孝武即位，遣大使巡行天下。使反，薦康之宜加徵聘，不見省。康之性清約，獨處一室，希與妻子相見，不通賓客。弟子以業傳受，尤善左氏春秋。齊高帝為領軍時，素好此學，送本與康之，康之手自點定。又造禮論十卷，高帝絕賞愛之，及崩，遺詔以入玄宮。康之以宋明帝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征，辭以疾。時又有河南辛普明、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。

普明字文達，少就康之受業，至性過人。居貧與兄共處一帳，兄亡，仍以帳施靈[27]。蚊甚多，通夕不得寢，而終不道侵螫。僑居會稽，會稽士子高其行，當葬兄，皆送金為贈，後至者不復受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本以兄墓不周，故不逆親友之意。今實已足，豈可利亡者餘贈邪。」齊豫章王嶷為揚州，徵為議曹從事，不就。

惠明字智遠，立性貞固，有道術。居金華山，舊多毒害，自惠明居之，無復辛螫之苦。藏名匿跡，人莫之知。宋明帝召不至，齊高帝征又不至。文惠太子在東宮，苦延方至，仍又辭歸。俄自金華輕棹西下，及就路，回之豐安。旬日之間，唐宇之祆賊入城塗地，唯豐安獨全，時人以為有先覺。齊武帝敕為立館。

漁父

漁父者，不知姓名，亦不知何許人也。太康孫緬為尋陽太守，落日逍遙渚際，見一輕舟

陵波隱顯。俄而漁父至，神韻蕭灑，垂綸長嘯，緬甚異之。乃問：「有魚賣乎？」漁父笑而答曰：「其釣非釣，寧賣魚者邪？」緬益怪焉。遂褰裳涉水，謂曰：「竊觀先生有道者也，終朝鼓枻，良亦勞止。吾聞黃金白璧，重利也，駟馬高蓋，榮勢也。今方王道文明，守在海外，隱鱗之士，靡然向風。子胡不贊緝熙之美，何晦用其若是也？「漁父曰：「僕山海狂人，不達世務，未辨賤貧，無論榮貴。」乃歌曰：「竹竿籧篨，河水洸洸。相忘為樂，貪餌吞鉤。非夷非惠，聊以忘憂。」於是悠然鼓棹而去。

緬字伯緒，太子僕興曾之子也。有學義，宋明帝甚知之。位尚書左丞，東中郎司馬。

褚伯玉

褚伯玉，字元璩，吳郡錢唐人也。高祖含，始平太守。父逿，征虜參軍。伯玉少有隱操，寡欲。年十八，父為之昏。婦入前門，伯玉從後門出。遂往剡，居瀑布山。性耐寒暑，時人比之王仲都。在山三十餘年，隔絕人物。王僧達為吳郡，苦禮致之，伯玉不得已，停郡信宿，才交數言而退。甯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：「聞褚先生出居貴館，此子滅景雲棲，不事王侯，抗高木食，有年載矣。自非折節好賢，何以致之。昔文舉棲冶城，安道入昌門，於茲而三焉。卻粒之士，餐霞之人，乃可暫致，不宜久羈。君當思遂其高步，成其羽化。望其還策之日，暫紆清塵，亦願助為譬說。」僧達答曰：「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。古之逸人，或留慮兒女，或使華陰成市，而此子索然，唯朋松石，介於孤峰絕嶺者，積數十載。近故要其來此，冀慰日夜。比談討芝桂，借訪荔蘿，若已窺煙液，臨滄洲矣。知君欲見之，輒當申譬。」

宋孝建二年，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，表薦伯玉，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，不就。齊高帝即位，手詔吳、會二郡以禮迎遣，又辭疾。上不欲違其志，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。建元元年卒，年八十六。伯玉常居一樓上，仍葬樓所。孔珪從其受道法，為於館側立碑。

顧歡

顧歡，字景怡，一字玄平，吳郡鹽官人也[28]。家世寒賤，父祖並為農夫，歡獨好學。年六七歲，知推六甲。家貧，父使田中驅雀，歡作黃雀賦而歸，雀食稻過半。父怒欲撻之，見賦乃止。鄉中有學舍，歡貧無以受業，於舍壁後倚聽，無遺忘者。夕則然松節讀書，或然糠自照。及長，篤志不倦。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，假為書師，從之受業。同郡顧顗之臨縣，見而異之，遣諸子與游，及孫憲之並受經焉。年二十餘，更從

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。

母亡，水漿不入口六七日，廬於墓次，遂隱不仕。於剡天臺山開館聚徒，受業者常近百人。歡早孤，讀詩至「哀哀父母」，輒執書慟泣，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，不復講焉。

晚節服食，不與人通。每旦出戶，山鳥集其掌取食。好黃、老，通解陰陽書，為數術多效驗[29]。初以元嘉中出都，寄住東府。忽題柱云：「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」，因東歸。後元凶弒逆，是其年月日也。

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，大十餘圍，上有精魅，數見影。歡印樹，樹即枯死。山陰白石村多邪病，村人告訴求哀，歡往村中為講老子，規地作獄。有頃，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，即命殺之。病者皆愈。又有病邪者問歡，歡曰：「家有何書？「答曰：「唯有孝經而已。」歡曰：「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，自差也。」而後病者果愈。後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善禳惡，正勝邪，此病者所以差也。」

齊高帝輔政，徵為揚州主簿。及踐阼乃至，稱「山谷臣顧歡上表」，進政綱一卷。時員外郎劉思效表陳讜言，優詔並稱美之。歡東歸，上賜麈尾、素琴。

永明元年，詔徵為太學博士，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。黯字長孺，有隱操，與歡不就征。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，共談四本。歡曰：「蘭石危而密，宣國安而疏，士季似而非，公深謬而是。總而言之，其失則同；曲而辯之，其塗則異。何者？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，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。群迷暗爭，失得無准，情長則申，意短則屈。所以四本並通，莫能相塞。夫中理唯一，豈容有二？四本無正，失中故也。」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。尚書劉澄、臨川王常侍朱廣之，並立論難，與之往復；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。廣之字處深，吳郡錢唐人也，善清言。

初，歡以佛道二家教異，學者互相非毀，乃著《夷夏論》曰：

夫辯是與非，宜據聖典。道經云：「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[30]，國王夫人名曰淨妙，老子因其晝寢，乘日精入淨妙口中，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，剖右腋而生。墜地即行七步，於是佛道興焉。」此出玄妙內篇。佛經云：「釋迦成佛，有塵劫之數」，出法華無量壽。或「為國師道士，儒林之宗」。出瑞應本起。

歡論之曰：五帝三皇，不聞有佛；國師道士，無過老、莊；儒林之宗，孰出周、孔。若孔、老非聖，誰則當之？然二經所說，如合符契。道則佛也，佛則道也，其聖則符，其跡則反。或和光以明近，或曜靈以示遠。道濟天下，故無方而不入，智周萬物，故無物而不為。其入不同，其為必異，各成其性，不易其事。是以端委搢紳，諸華之容；剪發曠衣，群夷之服。擎跽罄折，侯甸之恭；狐蹲狗踞，荒流之肅。棺殯槨葬，中夏之風；火焚水沈，西戎之俗。全形守禮，繼善之教；毀貌易性，絕惡之學。豈伊同人，爰及異物，鳥王獸長，往往是佛。無窮世界，聖人代興，或昭五典，或布三乘。在鳥而鳥鳴，在獸而獸吼，教華而華言，化夷而夷語耳。雖舟車均於致遠，而有川陸之節，佛道齊乎達化，而有夷夏之別。若謂其致既均，其法可換者，而車可涉川，舟可行陸乎？今以中夏之性，效西戎之法，既不全同，又不全異。下棄妻孥[31]，上絕宗祀。嗜欲之物，皆以禮伸，孝敬之典，獨以法屈。悖禮犯順，曾莫之覺，弱喪忘歸，孰識其舊。且理之可貴者道也，事之可賤者俗也，舍華效夷，義將安取？若以道邪？道固符合矣。若以俗邪？俗則大乖矣。屢見刻舷沙門，守株道士，交諍小大，互相彈射。或域道以為兩，或混俗以為一，是牽異以為同，破同以為異，則乖爭之由，淆亂之本也。

尋聖道雖同，而法有左右，始乎無端，終乎無末，泥洹仙化，各是一術。佛號正真，道稱正一，一歸無死，真會無生。在名則反，在實則合。但無生之教賒，無死之化切，切法可以進謙弱，賒法可以退誇強。佛教文而博，道教質而精，精非粗人所信，博非精人所能。佛言華而引，道言實而抑，抑則明者獨進，引則昧者競前。佛經繁而顯，道經簡而幽，幽則妙門難見，顯則正路易遵。此二法之辨也。

聖匠無心，方圓有體，器既殊用，教亦易施。佛是破惡之方，道是興善之術，興善則自然為高，破惡則勇猛為貴。佛跡光大，宜以化物。道跡密微，利用為己。優劣之分，大略在茲。

夫蹲夷之儀，婁羅之辯，各出彼俗，自相聆解。猶蟲躍鳥聒，何足述效。

歡雖同二法，而意黨道教。宋司徒袁粲托為道人通公駁之。其略曰：

白日停光，恒星隱照，誕降之應，事在老先，似非入關，方昭斯瑞。又西域之記，佛經之說，俗以膝行為禮，不慕蹲坐為恭。道以三遶為虔，不尚踞傲為肅。豈專戎土，爰亦茲方。襄童謁帝，膝行而進，趙王見周，三環而止。今佛法垂化，或因或革。清信之士，容衣不改，息心之人，服貌必變。變本從道，不遵彼俗，俗風自殊，無患其亂。

孔、老、釋迦，其人或同，觀方設教，其道必異。孔、老教俗為本[32]，釋氏出世為宗，發軫既殊，其歸亦異。又仙化以變形為上，泥洹以陶神為先。變形者白首還緇，而未能無死；陶神者使塵惑日損，湛然常存。泥洹之道，無死之地，乖詭若此，何謂其同？

歡答曰：

案道經之作，著自西周，佛經之來，始乎東漢。年踰八百，代懸數十。若謂黃、老雖久而濫在釋前，是呂尚盜陳恒之齊，劉季竊王莽之漢也。又夷俗長跽，法與華異，翹左跂右，全是蹲踞。故周公禁之于前，仲尼誡之於後。又佛起於戎，豈非戎俗素惡邪？道出於華，豈非華風本善邪？今華風既變，惡同戎狄，佛來破之，良有以矣。佛道實貴，故戒業可遵；戎俗實賤，故言貌可棄。今諸華士女，氏族弗革，而露首偏踞，濫用夷禮。

又若觀風流教，其道必異。佛非東華之道，道非西夷之法，魚鳥異川，永不相關。安得老、釋二教，交行八表。今佛既東流，道亦西邁，故知俗有精粗，教有文質。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，佛教救末以存本。請問所歸，異在何許？若以翦落為異，則胥靡翦落矣；若以立像為異，則俗巫立像矣。此非所歸，歸在常住，常住之象，常道孰異。

神仙有死，權便之說。神仙是大化之總稱，非窮妙之至名。至名無名，其有名者二十七品[33]。仙變成真，真變成神，或謂之聖，各有九品。品極則入空寂，無為無名。若服食茹芝，延壽萬億，壽盡則死，藥極則枯，此修考之士，非神仙之流也。

明僧紹正二教論，以為「佛明其宗，老全其生。守生者蔽，明宗者通。今道家稱長生不死，名補天曹，大乖老、莊立言本理」。文惠太子、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，吳興孟景翼為道士，太子召入玄圃，眾僧大會。子良使景翼禮佛，景翼不肯。子良送十地經與之，景翼造正一論，大略曰：「寶積云，『佛以一音廣說法』。老子云，『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』。一之為妙，空玄絕於有境，神化贍於無窮。為萬物而無為，處一數而無數。莫之能名，強號為一。在佛曰『實相』，在道曰『玄牝』。道之大象，即佛之法身。以不守之守守法身，以不執之執執大象。但物有八萬四千行，說有八萬四千法。法乃至於無數，行亦達於無央[34]，等級隨緣，須導歸一。歸一曰回向，向正即無邪。邪觀既遣，億善日新。三五四六，隨用而施，獨立不改，絕學無憂。曠劫諸聖，共遵斯一。老、釋未始於嘗分，迷者分之而未合。億善遍修，修遍成聖，雖十號千稱，終不能盡。終不能盡，豈可思議。」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：「道之與佛，逗極無二[35]。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，道人與道士辨是非。昔有鴻飛天首，積遠難亮，越人以為鳧，楚人以為

乙。人自楚、越，鴻常一耳。」以示太子僕周顒。顒難之曰：「虛無法性，其寂雖同，位寂之方，其旨則別。論所謂『逗極無二』者，為逗極於虛無，當無二於法性邪。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，驅馳佛道，無免二末，未知高鑒，緣何識本？輕而宗之，其有旨乎。」往復文多不載。

歡口不辯，善於著論。又注王弼易二系，學者傳之。知將終，賦詩言志曰：「五塗無恒宅，三清有常舍。精氣因天行，遊魂隨物化。鵬從適大海，蜩鳩之桑柘。達生任去留，善死均日夜。委命安所乘，何方不可駕。翹心企前覺，融然從此謝。」自克死日，自擇葬時，卒於剡山，時年六十四。身體香軟，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。還葬舊墓，木連理生墓側。縣令江山圖表狀，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。

又始興人廬度字孝章，亦有道術。少隨張永北侵魏。永敗，魏人追急，阻淮水不得過。度心誓曰：「若得免死，從今不復殺生。」須臾見兩楯流來，接之得過。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[36]，鳥獸隨之。夜有鹿觸其壁，度曰：「汝勿壞我壁。」鹿應聲去[37]。屋前有池養魚，皆名呼之，次第來取食乃去。逆知死年月，與親友別。永明末，以壽終。

杜京產

杜京產，字景齊，吳郡錢唐人也。祖運，劉毅衛軍參軍。父道鞠，州從事，善彈棋。

京產少恬靜，閉意榮宦，頗涉文義，專修黃、老。會稽孔覬[38]，清剛有峻節，一見而為款交。郡命主簿，州辟從事，稱疾去。與同郡顧歡同契。于始寧東山開舍授學[39]。齊建元中，武陵王曄為會稽，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，瓛故往與之遊，曰：「杜生，當今之台、尚也。」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，傾資供待。子棲躬自屣履，為瓛生徒下食。孔珪、周顒、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。

永明十年，珪及光祿大夫陸澄、祠部尚書虞悰、太子右率沈約、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，徵為奉朝請，不至。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。建武初，征員外散騎侍郎。京產曰：「莊生持釣，豈為白璧所回。」辭疾不就，卒。

會稽山陰人孔道徽，守志業不仕，與京產友善。道徽父佑至行通神，隱於四明山，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，視之如瓦石不異。采樵者競取，入手即成沙礫。曾有鹿中箭來投佑，佑為之養創，愈然後去。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：「孔佑，敬康曾孫也。行動幽祗，德

標松桂，引為主簿，遂不可屈。此古之遺德也。」道徽少厲高行，能世其家風。隱居南山，終身不窺都邑。豫章王嶷為揚州，辟西曹書佐，不至。鄉里宗慕之。道徽兄子總，有操行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，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，除竟陵王侍郎，竟不至。

永明中，會稽鍾山有人姓蔡，不知名，隱山中，養鼠數千頭，呼來即來，遣去即去。言語狂易，時謂之謫仙，不知所終。

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棲世傳五斗米道不替。棲字孟山，善清言，能彈琴。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，辟議曹從事，仍轉西曹書佐。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。國子祭酒何胤掌禮，又重棲，以為學士，掌昏冠儀。以父老歸養。棲肥白長壯，及京產病，旬日間便皮骨自支。京產亡，水漿不入口七日，晨夜不罷哭，不食鹽菜。每營買祭奠，身自看視，號泣不自持。朔望節歲，絕而復續，嘔血數升。時何胤、謝朏並隱東山，遺書敦譬，誡以毀滅。至祥禫，暮夢見其父，慟哭而絕。初，胤兄點見棲歎曰：「卿風韻如此，雖獲嘉譽，不永年矣。」卒時年三十六，當時咸嗟惜焉。

建武二年，剡縣有小兒年八歲，與母俱得赤班病，母死，家人以小兒猶惡，不令其知。小兒疑之，問云：「母嘗數問我病，昨來覺聲嬴，今不復問，何也？」因自投下床，扶匐至母屍側，頓絕而死。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，求表廬，事竟不行。

校勘記

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　按宋書隱逸傳本作「陶潛字淵明，或云淵明字元亮」，與此異。又「或云字深明」，乃南史避唐諱，改「淵」作「深」。傳文首句「字淵明」，據例亦當作「字深明」，今作「淵明」，蓋經後人追改。

↑ 裋褐穿結　「裋褐」各本作「短褐」，據宋書改。按漢書貢禹傳注：「裋，僮豎所著布長襦；褐，毛布之衣。」指粗服。

↑ 弱子候門　「弱子」宋書作「稚子」，此避唐高宗小名而改

↑ 或命巾車　文選江文通擬陶徵君詩注引作「或巾柴車」。

↑ 僶俛辭事　「辭事」宋書作「辭世」，此避唐諱改。

↑ 濟北氾幼春　「氾幼春」宋書作「氾稚春」，此避唐諱改。王應麟困學記聞：「氾稚春，謂氾毓，晉書有傳。」

↑ 宗少文　宗少文本名炳，此避唐諱以字行。宋書隱逸有宗炳傳。

↑ 謂之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　「謂之」宋書作「謂人曰」，是。

↑ 限魚鳥慕哉　「限魚鳥慕」南齊書作「限魚慕鳥」。冊府元龜二九二、八一〇作「恨魚慕鳥」。

↑ 測遂付以家事　「測遂」二字各本並脫，據通志補。

↑ 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鎮　「鎮」字各本並脫，據南齊書補。

↑ 尚之字敬文　「敬文」各本作「敬之」，據南齊書改。

↑ 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　「爭」各本作「事」，據宋書改。

↑ 名冠同門稱爲顏子　建康實錄作「名冠當時，同門稱爲顏子」。

↑ 時彭城劉遺人遁跡廬山　「遺人」宋書作「遺民」，此避唐諱改。

↑ 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皆傳於世　「皆傳」二字各本並脫，據宋書補。按此因上下兩「傳」字相混而誤奪。

↑ 注禮記中庸篇　「注」字各本並脫，據宋書補。

↑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　「隱安」、「長生」宋書作「志安」、「長年」。

↑ 又嘗有人認其所著屐　「有人」二字，各本並脫，據宋書補。按下「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」，明此爲脫文。

↑ 令家中覓新者備君　「令」各本作「今」，據通志改。「備君」汲古閣本、局本作「償君」，其他各本作「備君」，李慈銘南史札記：「備即今賠字。」

↑ 凝之答書頓首稱僕　「答書」下各本有「曰」字，據宋書刪。

↑ 龔祈字孟道　「孟道」各本作「蓋道」，據宋書改。

↑ 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　「黎人」宋書作「黎民」，此避唐諱改。

↑ 每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　「每」字各本並脫，據太平御覽五〇四引補。

↑ 唯與同縣孔覬友善　「孔覬」各本作「孔顗」，據宋書孔覬傳改，下同。

↑ 世居京口寓屬南平昌　「屬」各本作「居」，據宋書改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：「宋書孟懷玉平昌安丘人，而世居京口。蓋南平昌即僑立京口，非有兩地。」

↑ 仍以帳施靈　「以」字各本並脫，據南齊書孝義傳、通志補。

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也　「吳郡」各本作「吳興」。按鹽官屬吳郡，下「同郡顧顗之臨縣」，顗之亦吳郡人。今改正。

↑ 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　「好黃、老，通解陰陽書」南齊書作「事黃老道，解陰陽書」。

↑ 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　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六四以爲入關當作出關，下引袁粲駁語亦誤。

↑ 下棄妻孥　「棄」各本作「育」，據弘明集七改。

↑ 孔老教俗爲本　「教俗」南齊書作「治世」，此因避唐諱而改。

↑ 其有名者二十七品　「名」字各本並脫，據南齊書補。

↑ 行亦達於無央　「達」南齊書作「逮」。

↑ 道之與佛逗極無二　「逗」各本作「遙」，據南齊書改。按「逗極」謂投合無間，作「遙」訛。

↑ 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　「後」字上各本衍「然」字，據南齊書刪。

↑ 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　「勿」字各本並脫，據太平御覽九〇六引、通志補。

↑ 會稽孔覬　「覬」各本作「顗」，據南齊書改。按宋書有孔覬傳。

↑ 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　「於」字各本並脫，據通志補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